

塞月边风 SAIYUEBIANFENG

秧歌会

□中禹

大约是个世纪七十年代,每年正月十五,县里各单位和学校就忙组织人员秧歌汇演,各乡镇各大队办,各学校也办,还有各企事业,大大小小四五十支队伍。那些年,大秧歌是从大年初一就开始,浪不丢的秧歌队呵,按事先的约定时间接连走上街头,你来我往,各具特色,一直闹腾半个多月呢。

虽说东北扭大秧歌是常事,而顶数正月十五的秧歌大汇演最热闹了,那是春节团圆喜庆时掀起的最高潮,也是全县秧歌队进城大联欢的火红日子。白日里已经在大街小巷扭了一整天,让这小县城众多百姓真正乐翻了天,入夜更是空前欢跃热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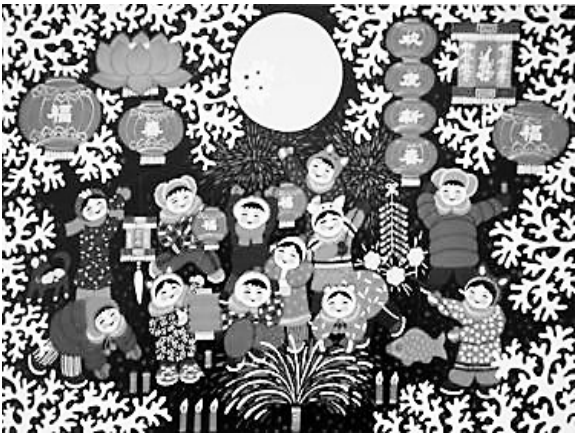
一轮皎洁明月高高地当空照,城市笼罩在吉祥快乐的喜庆海洋里,整个秧歌表演一浪一浪地向前推波助澜,晚上22时后达到高潮!原本宽阔的街道人头攒动,看秧歌的人满街桶子推,拥挤得人走动都相当困难,车辆更是寸步难行。流光溢彩的街市,彩旗飘扬,锣鼓喧天,鞭炮声声脆,焰火满天飞。

当中有大姑娘小媳妇组成的“三八”队,个个花枝招展,恰似众天仙喜到人间大闹元宵节来了;有中年男女各自成行的混合队,男的上衣是彩衫,头扎白毛巾,女的着一套套古装宫女盛装,还有的是现代时髦服饰,发髻高高挽起,脸蛋擦得油光亮彩,宛若唱戏的一般。这些经过事先认真排练的绿男红女浪不丢地扭起来,扇子也是千奇百种,五光十色,摆动起来眼花缭乱,真是让人大开眼界,喜上眉梢。

现行东北大秧歌,除了继承东北大秧歌原有传统艺术形式风格外,已同辽南、辽西高跷艺术融为一体,形成独有的粗犷、豪放、火爆、热烈、欢快、强劲而自由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精神。例如,在舞姿上优美洒脱、热烈奔放,可即兴表演而不受步法约束;形式新颖,方式独特,花样新潮。表演者可灵活地用腰、胯的扭动和步伐变化,采用走、摇、颤、跳、腾、挪、抖、闪等方式,以及扭、逗、浪、俏、喂等艺术手法,表演挥洒自如、妙趣横生。秧歌这个民间娱乐活动,自农村公社化以来的官办,给各单位委派任务,后来走向完全的民间承办。

秧歌曲有几十种,秧歌段子也有上百个,还吹起不少流行歌曲调,声情并茂,分外悠扬动听。南来北往的扭秧歌者们,个个笑逐颜开,翩翩起舞,花样翻新,形成甚为壮观的宏大庆祝场面。扭秧歌队之中,无论是俏小伙,还是俊姑娘,都非常用心用力,迈开了大步,张开了扇子和彩绸,弓起了腰身,甩开臂膀,扬起了笑脸,那个喜兴豪迈啊,就没法儿细说了。

在咚咚咚、咚咚咚的锣鼓声中,看秧歌的人们汇集了起来越多的人流。沉浸在激情快乐里,笑声连连,女人嘴捂着肚子笑弯了腰,喊着肚子好疼哟。东西南北大街人流如织,如诗如画,变成了吉庆欢乐的汪洋大海!直到午夜之后,锣鼓声稀落下来,队伍渐渐散去,人们才各自回家。



正月十五闹花灯。

雪打灯

□张文

“八月十五云遮月,正月十五雪打灯。”这句谚语,是童年家乡过八月节或元宵节时,父亲常说的一句话。父亲当时只是随便说说,可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却印象很深。这句谚语的意思很明了,就是如果中秋节的晚上是阴天,不见月亮,那么,来年的元宵节,毕竟会是下雪的天气。

几十年里,有关“八月十五遮月”的天气,倒是经历过几次。可是,这“正月十五雪打灯”的景观,在我的记忆里,不管怎样搜肠刮肚,也找不出丝毫影像。

今年春节刚过,年味稍稍见淡,一晃,又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。吃过晚饭,三弟打来电话,说要去农村老家给祖坟送灯,并把汽车开到楼下等我。于是,叫上两个儿子,买上几个带电池的塑料小灯笼,便乘车出发了。刚到城北转盘道,就发现窸窣窣窣的小雪下了起来。望着路面上被风扬起的一股股白烟似的小雪,我是脱口而出的惊喜:“快看,下小雪啦!”是啊,年前的整个冬天没下几场雪,刚刚过完年的正月十五,就来了个“雪打灯”。

下雪天黑得早,坟地里早有人点起了小灯笼。那微弱的灯光,在下小青青的天气里,烘托出几分安静;一向让人觉得荒凉发瘁的坟地,此时也透出几许祥和与温暖。有的人家不仅送灯,而且还有放鞭炮的、放烟花的、放“双响子”的。在回程的车里,我饶有兴趣地讲起童年时,父亲领我去给祖坟送灯的情景……

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,那时日子过得清贫。每年正月十五送灯,都是自家做的。后来,为正月十五给坟地送灯方便,又发明用小玻璃瓶或钢笔水瓶做灯;再后来以蜡烛代替灯。改革开放以后,日子富裕了,人们就买一节4号的干电池,再焊上一个小灯泡做灯(如手电一样),节省了灯罩,风吹雪打不灭,亮的时间又长;尤其是近几年,商家发现了这个商机,赶制了许多形状各异、色彩缤纷的塑料小灯笼。有元宝型的、莲花型的、宝塔型的、宫灯型的等等,花样繁多的小灯笼,供人们选用。这还不算,又把鞭炮、烟花等,拿到送灯的坟地去燃放,来了个“阴阳同庆”,让那些孤独寂寞的在天之灵,也能享受到节日的快乐。真可谓想得周到,办得齐全。

当汽车回到村里时,家家户户屋檐下、院门上、灯笼杆上,都高挂起各式各样、五彩缤纷的灯笼;还有的人家竟然搞起了“洒路灯”。在一串串龙似的洒路灯的火光里,似乎映现出父亲和我当年的身影……父亲把拌好柴油的谷糠用大铁锨端出屋门外,点燃后,从屋门口开始,一小堆一小堆地一直洒到门外的大道上。我紧跟在父亲身后,看着院里院外亮堂堂的一片,乐得又蹦又跳。那可是一年当中最亮堂的一个夜晚,就连年三十晚上的灯火,也要照它逊色几分呢。

正月十五滚冰山

□赵富



正月十五滚冰。

小冰块,像糖球一样含在嘴里“嘶哈”着。那股冰凉的爽劲,人激灵一下就来了精气神。听大人们说过:滚冰山,身体好,祛百病;吃块冰,胃口好,牙不疼。记得一次滚完冰山后,张小子先挑一粒冰块,可还没等含到嘴里,嘴唇却被冰块粘上了。立时疼得嗷嗷叫,我上前帮忙一拽,嘴唇粘掉一块皮,血便随之淌了出来。回到家里,母亲给他处置下,并告诉我们:“吃冰块要用嘴先呵一下,之后含着就没问题了。”打那后,我对冰又长了一个新的见识。

童年的记忆是最深刻的。兴许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,我至今仍清晰地记起小时候滚冰山的情景,当时怯病辟邪的说法倒是挺灵验,记得滚完冰山后浑身上下轻快不少,小腿跑起来像飞了似的,让冰格的屁股蛋子那块肉也不觉得咋疼了。不过,在当时的我始终不喊一个“疼”字。因我牢记着妈妈告诉过的话:“滚冰山时,是不能说出半句不吉利的话的。”又过了一会,东、西院的大哥、大姐们,收拾完家活都赶过来了。我们小嘎子歇下来,由他们接管滚冰山的冰堆了。这时,月色朦胧中,有两个大人一前一后滚在一起了,我怕是谁磕着碰着摔坏了,忙拎着灯笼上前过去看一眼。在月光和灯光的交织下,两人正搂着抱着亲着呢。趴在上边的是前院的张铁蛋,仰在下边的是西头的李二丫。早听大人说过,两个人正处在搞对象的“粘乎”阶段呢。我急忙转过灯捂着眼睛说:“我啥也没瞅见。”其实,我在手指缝中看得很明亮。然后,也没准他俩谁说的话,声音很小很细,从我身后传进耳朵里:“不兴瞎说呀,瞎说把你的屁股蛋踢两半了。”我赶忙拎着小灯笼逃跑了,跑着跑着还乐出了声。

滚完冰山,我们每次都挑一块干净的

过去在家乡,每当正月十五晚饭后,东西两院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和半大小子们,便成帮结伙地来到井沿儿旁,在像山一样的冰堆上“打轱辘滚”,俗称叫“滚冰山”。

我的家乡,位于松嫩平原的腹地,站在当院儿往外一瞅,没有冰山没有雪岭的,满眼尽是一马平川的田野,每逢正月十五滚冰山的时候,只能用井沿儿的冰堆来替代冰山了。

在生产队年代,全屯子只有一口大土井,坐落在生产队队部的后身村道北侧。大土井除供给全屯子一百多口人的生活用水外,还有队里的几匹马、牛、羊的拌草、拌料和饮用。一旦进入冬季,队上饮马时,水槽里的剩水冻冰后,刨出堆在一起;还有各家挑水时,水桶溢出外面的水冻冰后,刨出的冰都堆在一起;时间久了,日积月累,便堆出个顶尖有3米多高、底盘直径20多米的一个大冰堆。这就是我们屯子正月十五滚冰山的“冰山”。

滚冰山,也叫轱辘冰(滚冰)。在家乡的方圆几百里,正月十五是有轱辘冰这个习俗的。其实,轱辘冰的悠久历史,最早是来源于满族人的风俗习惯。后来,由于东北各个少数民族长期杂居,随着三百多年时间的互相融合,这些风俗早已打破民族的界限,逐渐成为东北地区大多数地方共同的传统风俗了。

老言古语说的好:“十五十六走百病”,《柳边纪略》卷四记载:“十六日,群步平沙,曰走百病。或连袂打滚,曰脱晦气,人夜尤多”。所以说,正月十五当空,叽里咕噜滚冰山,这头撵走病气、晦气、灾气,那边连接幸福、健康、顺利。当然,这些反映人们崇拜自然、防灾免祸的行为,是否灵验咱们先暂且不去管它,只把它视为庄稼人心中的美好愿望也就足够了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,当月亮爬上头顶时,我们一群小嘎丫子,提着早已准备好的小腊灯(小腊灯,是罐头瓶子做的,脖上拴根小铃绳),蜂拥似地向生产队的大井旁跑去。小腊灯放在冰堆下排成一小排,我们在微弱灯光的映照下,登攀到大冰堆的顶尖上,然后便从山峰上打轱辘滚下来。

滚冰山,队伍必须有秩序,且还要纪律严明。一个人从这一侧攀登上峰顶,再从另一侧滚到山根底下;然后另一个人又从这一侧跟上山峰来,再从另一侧随着滚到山根底下。如此这般地有序循环,保持距离,调整速度,像下饺子似的,一个跟上一个,不停地上着下着,轱辘滚着。否则,队伍不成形,便会乱了套,还会砸着人,容易发生伤着碰着的小事故。滚冰山,也是个惊险刺激的游戏呀。

每次在滚冰山前,父亲都常嘱咐我:“滚时要边滚边叨咕些吉利嗑。”东头的张小子嘴贫,把把抢个“头彩”,边打滚边叨咕着一套嗑:“轱辘轱辘冰,一年里腰不痛腿不疼;轱辘轱辘冰,三百六十五天身子轻

在我们乡下,有正月里动葶预示着动婚的说法。可我清晰地记得,动完葶油坛子的那一年,大哥二哥并没有动婚。如今,大哥二哥的孩子早已成家立业了,可哪位也没去搬过葶油坛子

动葶

□王海清



满族婚俗。

为了让大哥二哥早点娶上媳妇,那年春天刚跑完桃花水,母亲就从临村抓回了一头小猪崽儿,父亲和哥哥就在房东角,用木头杆子搭建了一个猪圈,一家人特别上心地饲养着这头小猪。但我确不知道,这猪与大哥二哥娶媳妇有什么关系。

那时,父亲和大哥二哥都在农村生产队干活,早起晚归的,每天放学我就会和母亲一起去打猪草,把猪草丢给猪,猪看看我又看着母亲,然后极不情愿地吃着,转眼的工夫,猪已经把那大捆的猪草吃得干干净净,再眼巴巴地望着我们,母亲说,猪没吃饱呀,于是我和母亲又继续到野外割猪草。

就这样,一头小猪将就着养到了腊月,母亲这回可不将就着喂了,留出一袋玉米和半袋黄豆,炒熟了,磨成了面,在喂

火堆旁过大年

□唐巨财 戚庆良

20世纪50年代,我们国家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发展时期,伊春林区作为国家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,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早年的伊春林区冬季平均气温均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,山上的积雪都达到齐腰深。林区工人整天与大山为伴,在茫茫林海里起早贪黑地进行木材生产采伐作业,过年都得上山过。他们立志扎根林区建设的豪情壮志,把我们带入了心酸而志坚的情感境界。

大年三十,工人们围坐在火堆旁,用火烤着冻馒头,边吃边想:爹娘啊,现在是大年三十的中午了,你们吃的是不是和我们在家时吃的猪肉炖粉条啊。弟妹妹呀,你们是不是还在大门外和小伙伴们说笑打闹、放小洋鞭和二踢脚呢?你们可知道,我们现在正在深山老林里的火堆旁过大年呢,这里没有鱼没有肉,没有蔬菜,只有煮熟的咸土豆、冻馒头和大米粥,没有山珍海味和美酒佳肴,我们正啃着冻馒头,用雪当汤喝。

当他们回到宿舍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。大家正在吃馒头和大米粥时,就听经营所所长大声地讲:“为什么我们在火堆旁过大年?就是因为我们的担子太重!国家急需木材,我们必须多生产木材,支援国家建设!今天,大家在火堆旁过大年,待到几十年以后,你们再想起今天的艰苦岁月,那该有多么自豪!”

这里虽然没有“二踢脚”,可却有30多位集材工人的皮鞭,嘎嘎脆响,有一棵棵伐倒的大树,震得地动山摇,这都超过了家乡的鞭炮声;这里虽然没有耍龙灯、踩高跷和舞旱船,可却有上楞工人的劳动号子声,他们整齐的步伐,胜过了家乡的大秧歌,伐木工人的“顺山倒了”,比家乡留声机里的音乐都美;这里虽然没有烟花上天,可却有篝火遍野满山,比家乡的烟花更加璀璨和壮观,这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和骄傲!大家想到这里,再没有一个人提想家和提吃年夜饭饺子,都说说笑笑、脱衣睡觉了。

一梦醒来,大年初一,又是爬冰卧雪采伐作业的一天。



扫码关注
《北国那风》